

现代作家创作丛书

走出牛棚之后

沙汀



走出牛棚之后

作者：沙汀

责任编辑：陈晓帆

装帧设计：曹全弘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**电话：**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字数：352千

印张：15·875 **插页：**6

版次：1989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ISBN7-5063-0289-6/I·288 (平)

ISBN7-5063-0320-5/I·319 (精)

定价：6.75元(平) 9.75元(精)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作者小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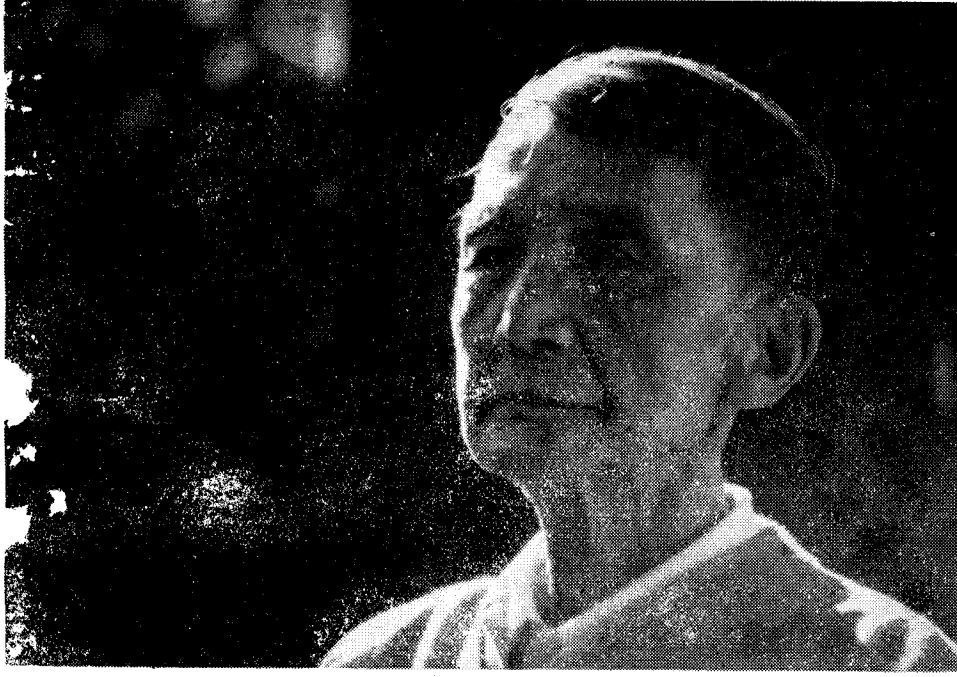
沙汀，四川安县人，1904年出生，原名杨朝熙。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9年于白色恐怖中流亡上海，开始小说创作。1932年出版短篇小说集《法律外的航线》，同年加入左联。曾在延安鲁艺任教。四十年代隐蔽在家乡山区。建国后历任西南文联副主任、四川省文联主席、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所长等职，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。其创作严于取材、深于开掘，风格质朴、含蓄。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《在其香居茶馆里》、《磁力》、《兽道》；长篇报告文学《记贺龙》、长篇小说《淘金记》等。现已出版《沙汀文集》。

出版说明

《现代作家创作丛书》是作家出版社为“五·四”以来在中国文坛上卓有建树，现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而设。丛书在体裁、内容、写作年代上不拘一格，由作家自选其创作历程中有特殊意义的作品，尤其着重于新作。

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，某些以“通俗”为名，实则内容粗劣的软性作品充斥图书市场，严肃文学的处境十分严峻，步履维艰。出版这套书，足见我们期待严肃文学兴盛发展的拳拳之心。

谨以此丛书表达我们对老作家创作活动的支持与敬重。



作者近照

仰竹南門好某卷，有介名卷，經常
坐床不息，據此修文，兵民尚為不
滿，惟係多加以難處。保寺從未也
很不滿，立刻就起碼了。但介未也
未實行，因那包要能動了，保寺卷
應每次下時，即幫助本保一在壯
丁。這不見地軍出力費，但和保寺的
意，在抽丁的時，地叫收，仍由保
三言兩句，兩個老實人來，再由保寺不
人來提，這辦法直到勝利時才停止

作者手迹

题 记

三十年代初，由于受到前辈作家茅盾同志的鼓励，我曾经大胆接受过一家出版公司的邀请，同意为它撰写一个中篇。可是，刚才写成两章，就因预支稿费问题，停下来了。把写成的两章权作短篇发表。

四十年代，隐蔽在故乡半山区期间，尽管处境险恶，我倒一气呵成，写了中篇《闯关》。只是经过一些波折才得印行。其经过我在《睢水十年》和《沙汀文集》自序中，都有较为详尽的记述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这本集子里的三个中篇，则都写于十年动乱以后。而在十年动乱以前，尽管自己可以在祖国大地上自由行走了，但却长期陷没在文艺社团的行政组织工作中，加以自己不够振奋，仅仅写了二十多个短篇小说和散文报道。因此，对于这本集子中的三个中篇，也就特别有点自我欣赏。

十年动乱中，我在招觉寺被囚禁了约四年半。七二年冬虽然被释放，可是行动还不自由，远离城区必须得到四川省文联

“革委会”的批准。这一来，亲故也不愿多同我往还了，而我也就几乎成了孤家寡人！后来，省文联造反派、省革委专案组，在我的请求下陆续退还我一些日记、杂记、信件，恰好其中有一册六十年代在三台双龙乡一个农业社逗留中写的杂记，而一九七六年我就凭借它写成了《青桐坡》。因为这本记录相当详尽、具体，对于主要社干的观感、谈话我都全部作了记录。正像我当年在冀中敌后，为准备写《记贺龙》所写的笔记那样。

这本有关一个农业社较为详尽细致的记录，对我写作《青桐坡》大有好处，不过两个多月光景，我就把初稿写成了！可也给它带来不少败笔，主要是它有新闻记者进行调查访问的痕迹。这是对素材消化不良的结果，同时酝酿的时间太短促了。虽经七八年、八一年两次加工，那位“记者”的身影仍然触目！

跟写《青桐坡》相反，《木鱼山》的酝酿时间却长多了。可以说，“文革”以前我就曾经跃跃欲试，而且，三年困难期间还屡次向一两位同志议论过随着大跃进俱来的“三风”，只是没勇气使之见诸笔墨。庐山会议后，《记贺龙》重版时，我不是连彭大将军的姓名都隐去了么？

我之开始构思《木鱼山》的时间，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。应该说，《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》对我下决心写作它，并能以在不违反历史真实这一点上起了决定性作用。而在构思当中，我还一再提醒自己，决不能像个别同类题材的小说那样把我们的社、队干部写得来只会逆来顺受！

从五十年代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开展以后，新都的禾登乡、三台的尊胜乡，只要能够挤出时间，我每年都要去一两次。因为禾登的新民社、尊胜的尊胜社，都是当年的旗帜社，我和它

们的主要负责人“文革”后还有往来。乃至前年还见到过尊胜的老主任。

但是，《木鱼山》的素材，主要却来之于武胜列面区的西关公社。我去列面的时间正是一般农村、城市出现肿病，四川卫生厅正在研究所谓“康复散”，简阳一位社主任开始吹嘘他们蒸汽疗法的时候。而武胜有些社虽也出现肿病，西关的情况却好多了。

这同它不当大道，县区党委的掩护有关，但主要却是由于社、队干部觉悟高，敢于放手让群众对于瞎指挥进行抵制。而且，我还进一步了解到，这个区也存在“灾区”，乃至“重灾区”。可是，在全县范围内，在所有灾区中，总有两三个生产队，由于对瞎指挥“阳奉阴违”，进行抵制，生产、生活大都不怎么差。

在四川，还有一些特殊情况，例如当时省委竟然用“考试方式”传达庐山会议主要文件，以及对五九年毛泽东同志制止“浮夸风”的《党内通信》，也以“四川情况特殊”将文件封存，制止县以上各级领导向下级传达。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瞎指挥风，可也使部分领导开始醒悟。

因为大跃进，特别与之直接有关的浮夸风、瞎指挥所造成的三年困难，毕竟是“文革”以前、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，因此，动笔之前，三中全会以及前面提到的一些有关文件，特别中央召开的“七千人大会”的大部分资料，我都千方百计搜求，进行学习、钻研、查对……

凡此，都是《木鱼山》酝酿、写作时间，前后长达五年之久的主要原因。当然，单从酝酿时间来说，最长的，恐怕要数《红石滩》了。远在五十年代初，我到四川华阳县石板滩参加

土改以后，小说的结构大体就形成了。因为这个中篇我主要取材于安县西南地区。而在青少年时期我就经常随同我舅父在那一带跑码头。

四十年代，打从“皖南事变”以后，以睢水为中心，我在那一带更隐蔽了将近十个年头，一直到四九年冬才离开。因而我对睢水及其附近两三个场镇的社会情况，特别临近解放前夕，乡镇统治阶层的活动，相当了解，更无需说他们的习性了。

五〇年初，川西行署成立前夕，华阳县属石板滩曾经发生过一次暴乱。我当即要求随同平乱部队前往。组织上不同意。叛乱平息后，我又调往重庆工作，直到土改才去。因为那次叛乱使我联想起安县西南区一些乡镇，少数当权派都曾有过类似密谋。

石板滩之行，使我对川西地区解放前夕，一般恶霸、豪绅的活动，了解得更全面了，因而回到重庆，我就开始构思《红石滩》的写作计划。不过，题目叫作《应变》。而且，由于我对南下干部还不怎么熟悉，我把描写重点搁在一小撮反动派的密谋上面。

若果没有访问东德的任务，接着又留在北京负责作协总会创委会的日常工作，《应变》早出台了。当我两年后被批准回四川搞专业创作时，我首先想到的也是《应变》。为此，离京前夕，我还曾经向胡耀邦同志请教过。因为解放初期他是川北区党委书记。

由于耀邦同志这次谈话，我写《应变》的信心更加大了。不料，返回四川，我又担起了省文联日常行政组织工作的担子！接着就是十年动乱。从机关到街头无稍停歇地挨批挨斗，最后塞进成都招觉寺临时监狱，一直到七二年冬天才被释放。

“文革”以前，我原本也能够挤时间写它的。可是，当时在创作思想上有个相当大的障碍，总认为我们应该歌颂新生事物。而建国以后，新生事物又层出不穷。结果把有时能够挤出来的有限精力，全用在写作短篇小说、散文报道上了。

十年动乱结束以后，我也考虑过实现我这个酝酿已久的计划。可是，囿于过去一些创作上的偏见，尽管从一九八〇到一九八二已经陆续写成十二章，可总感觉在题材上不如《木鱼山》重要，就随意搁下来了，全力经营《木鱼山》的写作，乃至写成《木鱼山》后，我又接着撰写《睢水十年》！直到八四年夏秋之交，才陆续写完最后七章，以及“尾声”，于八五年冬定稿。

可以说，这三个中篇，正同我其他小说一样，所有人物都有原型。当然也都加过工，改造过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我相信，和我同龄的乡亲都可猜测到《红石滩》某个人物的原型是谁。当然，尽管《青桐坡》中的人物一般几乎只是将姓名略加改动，那也只有三台、双龙乡及其临近场镇的老乡才能识别谁是谁的原型。

只有《木鱼山》比较例外。人物活动的舞台，主要的故事情节，尽管来自武胜的西关乡，人物的原型却大都取自尊胜。其中，有的人物，举如赖体臣、霍干人，不止性格、心态，连姓名也是真的。只是在对待瞎指挥态度上，大都来自西关公社一些干部。至于社主任汪达非，作品在《收获》发表后，一位共事多年，对于尊胜也很熟识的同志就指出他是谁的化身了。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我最熟识的社主任。不过，他的父母却早就谢世了，是我又分配给他的。好吧，就到此为止吧，否则会变成索引了！

可是，最后我忍不住还要补充一笔，如果死而有知，但望那位我素所钦佩，为我借用作王部长原型的同志及其健在的亲故，不至于责怪我歪曲了他的形象。

1989年元旦

目 录

题 记	1
红石滩	1
青枫坡	165
木鱼山	323

红 石 滩

近两三个月来，一到晚上，十字口照例比别处热闹。上场下场的街道漆黑，这里却灯火辉煌，成了闹市。

更锣早已经响过了，烧腊摊子、担担面、卖汤元的担儿边都还有不少顾客。刘家烧房门口的长柜台边，聚集的人可说最多，但是认真喝所谓碗碗酒的人只占少数，大多是看热闹的，准确说是摆龙门阵和探听消息：解放军打到哪里了？“老蒋”是否能守住川西？

这是个大题目，而且因为彼此的社会地位、经历不同，识见也存在差异，各人的设想和感受就更加复杂了。只有两三个提竹篮叫卖花生、香烟的小贩比较单纯，只顾窜来窜去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你尝两颗看脆不脆嘛！”或者“吸不通不要钱！”

真正前来喝酒的多半是小商贩和力夫，他们经常出门，消息特别灵通。这天夜里，最活跃，也最吸引听众的，是刚从成

都为人挑脚回来的二麻哥，尽管他一向短言少语。

这是一个约有五十岁出头的中年人，瘦削精干，中等身材，是所谓筋骨人。他只有少许细碎的麻斑，整个脸型就像红铜的浮雕一样。身穿一件新做的青布紧身，拦腰扎根白布腰带，头上却是青布套头。他是镇上出名的脚夫之一，可以说是信用昭著。

“喝！”他显得惊羨地叫道，“你们没听说解放军开进重庆那天那个劲仗呵，城里鞭炮都卖光了！……”

“是不是公买公卖呢？”一个小商贩担心地问。

“人家有‘三大纪律’管倒在呀！”二麻哥回答说。

“哪‘三大纪律’呢？”有人紧接着插嘴问。

“不止‘三大纪律’，还有‘八项注意’啊！”二麻哥爽朗地回答说，随又显得歉然地接下去道，“不过我也搞不清楚，听说成都好多电灯杆上都贴得有油印的，只有巴掌大点——可惜我两眼墨黑！”

“这一说，成都已经有他们的人啦？”

“那还消说！”有人从旁边解说道，“你们忘性真大，前两三年重庆、成都学生闹事像是搞着玩的！人家没有伸手那才怪呢，——怎么连这个症候都看不出来啦？……”

这是个中年人，瘦长，寡骨脸，常去素以纺织出名的邻县购买些家机窄布回来贩卖，是所谓扛布捆子的布商。因为他本钱不多，而且早已被金元券把他的生意整个盘算掉了，现在剩下的只有满腔怨气。

他正想倾筒倒匣地说下去，一个又瘦又小，蓄着一把沙白胡子，穿着整齐的老头，闪着狡诈的眼色，用手拐杖一杵他的腰部。

“闲话少说，”他同时嘀咕道，“快喝酒啊！”

“担心血喷到你身上哇？”小布商马青山毫不知趣地揭穿着沙白胡子的暗示，“又不是哪个在造谣呢！”

“哎呀，我跟你说不通！……”

沙白胡子自我解嘲地还了句嘴，接着端起红土酒碗，将剩下的几滴酒灌进喉咙；随又把把细细地一边看一边吮吸，直到一滴不剩，这才撑身站将起来，走了。

他的表演，使得所有的酒客和听众全都悄声笑了。因为他们全都或深或浅，或多或少了解沙白胡子，从这个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变化，联想到这镇上一些大人物更加打眼的变化。

沙白胡子叫李聚奎。他是拥有近百担租谷的粮户，又开着杂货铺，从机织布到针头麻线，他都卖。货源相当丰富，铺面也还堂皇，可是，随着时局的变化，他的铺面却逐渐减色了。从品种减少一直到关门大吉！最近几场，就只在已经关闭的铺面阶沿上，用长凳铺张门板，卖点小杂货了。

大约估计到老家伙走远了，听不见了，二麻哥的话语也更尖刻起来：“你们看杂种那一副样子吧，不是当着这么多人，他会拿舌头把碗舐过！……”

这首先引得那个酒店老板娘打起哈哈笑了。这也是本镇一位有名人物，矮胖胖的，鹅蛋脸，已经挨近五十。她是正房，由于久不生育，丈夫就借口娶了吴家一个姑娘为妾。而这个小老婆过门不到两年，就生了个男娃儿，这一来她的醋劲也就更加大了，经常寻事生非，吵架打架，而且提出她要出面经管烧房。丈夫只得立即承认下来。

刘春阶之所以接受她的要求，一则烧房在他全部财产中不算回事，二则可以乐得个清静。实际老板娘也感觉经常吵闹太

烦人了，何况她早已安于孤眠独宿，酒瘾也越来越大，且不便于照顾已经破产的娘家。现在，烧房里里外外的具体事务正是由她兄弟一个人顶起干，她只支撑门面，因而心胸越来越加开阔。

六、七年前，当她老公刘春阶把第三位如夫人接回家，人们采用打趣方式向她道贺的时候，她也打过这样响亮的哈哈，似乎乐不可支：

“我怕他拾十个回来哩！”她大笑道，“我知道他孽钱多！……”

现在，她的笑声未停，二麻哥可又说开头了。

“家伙锥啊！”二麻哥大声道，“我从成都回来，前脚才跨进门，他后脚就跟上来了，打听得好仔细呀，连一般住家户的日常生活开支，都问到了，好像明天就要搬到成都跑滩！”

“他像又想起前些年的情形来了。”老板娘插嘴道，“我们那位也是这样，正在拚命按硬银元，只等解放军打拢了，就带起他那两个嫩妈出门跑滩！……”

“这一回恐怕靠不住了！”有谁幸灾乐祸地插嘴道，“人家不是连重庆都占啦？！……”

“管它靠得住靠不住，好多人可都在这么样准备啊！”老板娘反驳道，“要不，怎么那样展劲按硬银元？——你听到田才卖几个钱一亩么？——来了！……”

她说“来了”，是答应一位客人的招呼，随即打好一碗酒递过去，同时取回一枚用竹片做的筹码。

“你带起耳朵到成都听听吧，那才会吓你一大跳哩！……”

二麻哥的话匣子一打开，是不大容易住口的，这也可以说是他本人近几个月来的一点变化。因此，不等老板娘接下去，